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9 December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统计委员会

第三十八届会议

2007年2月27日至3月2日

临时议程* 项目3(a)

供讨论和作出决定的项目：

方案审查：教育统计

加拿大统计局关于教育统计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根据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要求,** 秘书长谨转交加拿大统计局关于教育统计的报告。请委员会就关于该领域未来工作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发表意见。

* E/CN.3/2007/1。

**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6年，补编第4号》(E/2006/24)，第一.B章。



加拿大统计局关于教育统计的报告

目录

	段次	页次
一. 任务和方法	1-5	3
二. 挑战	6-97	3
A. 衡量什么-宗旨和目标	6-25	3
B. 行政数据采集和调查数据	26-30	6
C. 多重调查	31-32	6
D. 结果调查	33-39	7
E. 领导、协调和分工	40-51	8
F. 答复责任——何为“核心”？	52-58	9
G. 定义和分类	59-61	10
H. 进程	62-67	11
I. 数据质量与能力建设	68-83	11
J. 隐私和保密	84-88	13
K. 传播：查阅和使用数据	89-92	14
L. 新的压力——国际化、贸易和商业化	93-97	15
三. 结论和建议	98-99	15
附件		
一. 教育统计的性质		16
二. 主要角色和举措、其任务和方案		18
三. 教育数据的来源		22
四. 简称表		25

一. 任务和方法

1. 2005年12月,联合国统计司请加拿大统计局对教育统计进行审查。这是包括服务统计(澳大利亚,2003年)(E/CN.3/2003/12)、社会统计(联合国统计司,2004年)(E/CN.3/2004/2)、能源统计(挪威,2005年)(E/CN.3/2005/3)和工业统计(日本,2006年)(E/CN.3/2006/3)在内的一连串审查的第二次。以下提出的问题反映出工作范围甚为宽广:国际机构做得对吗?在概念、方法、定义或散发上是否使用户在收集或使用方面产生问题?手册和参考材料是不是现时的?在可比性方面是否有引人关注的问题?我们能否就未来方向发表意见?在全世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助这方面工作表现是否良好?统计司表示希望通过审查为统计领域应如何进一步发展指引方向。

2. 为了对教育如此广泛的领域进行国际审查,审查者必须大量依赖网站、电子邮件交流和第二手来源。本报告不打算审查来自劳力、保健、农业和家庭统计等领域和劳工组织等机构的教育数据。

3. 审查工作开始注意的问题也是任何统计方案一开始就必须注意的基本问题:“衡量”什么和“为何”衡量。解答了这些政策问题和宗旨问题后才能考虑“如何做”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统计周期的基本过程,即从收集、质量、分析和信息发展、储存和散发一直到用户支助的基本过程。用户支助适用于每个阶段,并包括统计能力建设,这在国际审查中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4. 鉴于摘要所涉范围宽广,又鉴于对技术问题的审查可从他处获得,所以审查工作要着手查明主要问题。附件阐述与基本概念、教育数据来源以及机构和倡议有关的背景资料。

5. 有关问题用斜体字印出。虽然报告大部分内容都包含一些建议,但主要建议载于论述结论和建议的最后一节。文内所用的简称列于附件四。

二. 挑战

A. 衡量什么——宗旨和目标

6. 最理想的做法是,以一个与目标有关联的框架作为统计方案的指导,明确了解要衡量什么,而且要具有一个宗旨依据。框架着重说明对主题及其间关系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最重要的是能通过框架系统地评价是否衡量了最重要的要素,在教育方面,国际上没有单一的框架,而且目标范围受局限,可能不会完全符合已为此提供一个宗旨依据的国际委员会要求。

7. 教科文组织的两份主要报告反映出国际宗旨。于1972年编写“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的委员会由Edgar Faure

担任主席，于 1998 年编写“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的委员会由 Jacques Delors 担任主席。

8. 鉴于“Learning to be”和“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这两本著作颇有知名度，对教育目标可以进行审查，以确保它们与报告的展望相符。鉴于报告已发表多时，所以有必要考虑予以增订。

9. 了解一个统计领域的框架是一个概念工具或图表，其中阐述如何考虑针对这个领域，以便整理其概念，就数据空白和重叠作出决定，以及对整个领域进行分析。一个完整的框架可以明确阐述现有工作和拟议工作的背景。

10. 一个国际概念框架的要素，诸如：“背景、投入、过程、产出和成果”以及经合组织数据收集框架已被广泛使用，但目前仍没有一套公认的国际框架。

11. 鉴于国际教育统计的概念框架对于了解一个统计方案甚为重要，这个框架将会很有用。像澳大利亚等已经具备一套综合框架的国家或许可以带头开展该项工作。

12. 从联合国和经合组织发表的文件可以查看各项国际目标。联合国目标载于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育方案中。

千年发展目标

13. 在 2000 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领袖商定了至迟于 2015 年实现的 8 个目标，为了监测进度，每个目标各有几个指标，每个指标也各有几个指标，目前这些指标都在许多国际发展机构的战略中占重要位置。目标 2 与教育直接有关；目标 3 和 6 有直接涉及教育的指标。

14. 目标 2 是：“普及小学教育”，指标是：“确保所有儿童都能完成全部小学教育课程”。指标是男女生小学净入学率；从第 1 年级读到第 5 年级的学生人数比例；15-24 岁识字率。

15. 目标 3 是：“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指标是：“在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中消除两性差距……在各级教育中消除此种差距”。指标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女生与男生的人数比；15 至 24 岁女男识字率之比。

16. 目标 6 是：“治理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其中一个指标是“10-14 岁学童中孤儿与非孤儿的比例”。

全民教育

17.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¹ 宣布：每个儿童、青年和成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这个远景是于 1990 年采纳的，并于 2000 年的“达

¹ 1990 年 3 月 5 日至 9 日在泰国宗甸举行的世界全民教育会议通过。

喀尔行动框架”²中得到重申。《世界宣言》和《框架》为 2015 年制订的 6 个目标是：

- (a) 扩大幼儿保育和教育；
- (b) 为每个人提供免费的义务小学教育；
- (c) 促进年轻人和成人的学习技能和生活技能；
- (d) 将成人识字率提高 50%；
- (e) 至迟在 2005 年实现两性均等，至迟在 2015 年实现两性平等；
- (f) 提高教育质量。

18. 《框架》强调须以“鲁棒和可靠的教育统计”（第 75 段）来监测业绩和“统计具有基本重要性以及须有可靠和独立的机构制订统计数字”（第 76 段）。

经合组织

19. 经合组织教育司也是可靠和可比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的远景声明和任务声明强调终身学习。为了指导它的工作，教育司设定 6 个战略目标：

- (a) 促进终身学习并改进它与社会和经济的联系；
- (b) 评价和改进教育成果；
- (c) 提高优质教学；
- (d) 重新考虑在全球经济中的高等教育；
- (e) 通过教育形成社会凝聚力；
- (f) 为教育创建新的未来。

20. 基本上人们普遍确认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育目标受到高度关注，并且需要作出政治承诺和调动资源以制订相关指标和提高统计能力，但对这些目标仍表示关注。

21. 2015 年这一预计日期产生了一个实际问题。在此日期之前要更好了解衡量进度所需的系统以及认识仍须完成的工作，这是切合实际的。

22. 更为重要的是，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育目标并非明确地植根于一套统一宗旨中。这些目标强调教育的经济效用和基本教育，这与教科文组织所赞助的各个委员会的自由宗旨有所不同。

² 2000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在达喀尔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通过。请查阅 www.unesco.org/education/efa。

23. 可能有些目标需要重新审查。千年发展目标所强调的是入学，入学被用来代替学习。入学固然重要，但如果政策上的问题是：学生学了什么，那就有必要直接衡量学生所学的知识。如果决策者想知道学习指标是否已经达到，那就需要一套适当衡量方式来评价某个年龄组的全体人口的能力，而不论这些人是否上学。

24. 有人还会问，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育目标是否反映出教育整体情况。它们将议程推向基本教育而忽视了大专教育和成人教育。其中反映出一种思维：教育为经济服务，而不是为公民和个人发展服务。他们忽略了研究，而研究却是对高等教育极为重要的。他们与经合组织的原则大相径庭，其间的差异大到可以说发展中世界与发达世界各有不同的目标。千年发展目标和全民教育目标主要涉及小学教育和识字，经合组织对高技能的重视反映出其对改善健全经济的关注。

25. 目标不同导致数据方面的差异。发展中世界所关注的是采集就基本教育作出政策判断所需的数据，发达世界所关注的则是有关终生学习和知识经济的统计。

B. 行政数据采集和调查数据

26. 在此之前，行政数据是小学、中学和大专一级的主要数据来源。最近的调查提供了有关教育参与和学校性质的数据。

27. 无论在国家和国际一级，在统计周期的每个阶段，这两个来源是分开运作的。围绕着每种来源形成了一些概念、基础结构和运作方式，并由此产生一种惰性和偏见，即究竟哪种数据是“最好”的，出现这种现象不足为奇。目前情况已向两极分化，形成了“行政数据采集”和“户口调查”这两个阵营。任何一个阵营都可立即提出明确有力的理由来说明不能以其他来源作为依据的理由，对哪种来源最为适当的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考虑，并设法调和其间的差异。

28. 鉴于来源不同，宗旨、概念、定义和方法各异，存在这种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例如最近在校儿童人数受关注的情况。差异大时，有关机构就应当核对他们的估计数，查明问题是否在于质量，还是在于使用不同的概念，如“入学”或“上课”。

29. 各机构也必须承认另一个数据来源可以用来补充或确定自己的来源，组织间可以取长补短。例如，一个机构在某个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小组多半能够为改善另一个机构的数据采集和解释提供一些深刻的见解。

30. 必须共同努力使用两种来源。如果主要机构不能消除差异，那可能就需要一个新的过程来处理技术上的差异。这可能会牵涉一个新的机构，由它提供咨询，这个机构可能与联合国统计司有关联。

C. 多重调查

31. 适当的做法是进一步协调各项主要户口调查，阐明其重要的教育构成部分。在人口与健康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这方面，虽然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和方法学，

并进行有限范围的合作，但除此之外，任何一致性似乎都是无规划的，因为调查赞助机构各自制订自己的问题，各有自己独特的理由。目前仍然没有综合名单列出已被调查的国家，也没有综合时间表说明即将在哪些国家进行调查。

32. 或可更努力地争取实现一致性，这一项工作可动员教育专家参与。可以协调时间表，以定期从最需要采集数据的国家收集数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指定一个明确的协调机制或机构。

D. 结果调查

33. 近年来，许多结果调查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1990 年全民教育世界会议后制订了侧重于较不发达国家的新一代评价。如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和经合组织的评价那样，本报告附件二所述的新评价提供了可以提高国家教育系统质量并增强其研究和评价能力的资料。只要这些努力形成了一种监测和评价文化，就可对统计能力建设作出贡献。

34. 从不同的角度看，国际结果比较可被视为改善统计的有力工具，也可被视为危险的改革工具。统计员和教育家认为调查是非常有用的投资。但负责这种调查投资的政治家或高级决策者必须对潜在利益无把握与其本国肯定不会排名首位的问题权衡轻重。一国不能多次接受较低排名，否则它就会退出国际比较。新的挑战是从国际结果调查获得好处而避免出版等级图表所产生的风险。

35. 结果调查次数激增、缺乏协调、成本负担和必须给予答复以及划分富国穷国等问题引起了关注。调查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行业，使人以为只有少数国际专家才了解各种调查的历史、各种调查之间的关系，以及进行一项调查而不进行另一项调查的理由。

36. 有些情况不利于合作，并会使调查次数增加。由于国际教育协会代表研究人员，经合组织和教科文组织代表政府，所以产生了不同的角度或竞争情况。有些国家没有对其某领域进行自己本国的调查，并且可能相信如果有多个机构参加，它们更有可能获得评价。这也会导致调查次数的激增。

37. 竞争是好事，因为它能使“百花齐放”。但可能已具有足够的经验说明哪一个办法更为有用，或将不同方法的优点兼收并蓄。可能有人会认为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38.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和经合组织可将结果调查加以协调，以提高效率并改善服务。供资机构-国家和国际组织不妨要求予以更大的协调，并使资助与合作挂钩，或奖励合作。

39. 与资源有关的一个关注问题是：国际结果调查所产生的国家数据之利用程度。例如，有些国家对其本国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按区域和性别提出业绩

报告。其他国家则依赖国际报告，并只列出各国的名次。有些国家或许不能利用这些数据，因为它们缺乏资源、研究技能或政治意志。

E. 领导、协调和分工

40. 对国际教育感兴趣的组织数目增多，产生了一种蓬勃创新的情况，这种情况也会引起混乱和浪费。各组织经常谈论协作问题，但很少付诸实践，许多协调问题由此而生。有时，一些机构只在一个统计周期例如在数据采集或培训周期才进行合作。

41.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是国际机构之间进行统计协调的机制。它通常每年开会两次，为国际组织统计主管提供一个论坛，以讨论共同关注的问题。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向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汇报，并处理诸如使用共同国际质量保证框架等问题和元数据交换的相关问题。

42.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的结构限制了它的协调能力。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为国际机构统计主任提供服务，但不包含没有主任的国际机构和非国际性的重要机构。并非所有有主任的机构都是成员。此外，[由于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处理所有主题，所以可能需要一些能够腾出时间来协调教育统计工作的结构或附属结构。](#)

43. 各国分配教育责任的方法会造成一个基本的协调问题。不同部委可能负责不同级的教育和财政等相关方面。此外，一个部委可能专门集中于小学和中学教育，但对成人教育的注意力却会分散于和跨越几个部委，如农业、劳动和卫生等部委。采集和报告数据的责任可能落在教育部或国家统计局身上。这种分工从国际工作中反映出来。

44. 教育责任落在教科文组织身上，其他机构的作用则扩大到数据采集、储存和散发等方面。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都牵涉在内。有些双边援助机构还维持广泛的数据采集方案。

45. 关于数据采集，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一向关心的是行政数据，其他组织则从事调查数据的工作。两者之间存在鸿沟。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与国家统计局从事调查工作的教育部门和机构。

46. 关于定义和分类，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联合国统计司委托教科文组织负责这一方面。关于质量问题，理论上似乎应由统计委员会/统计司负责，但货币基金组织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不禁怀疑还有哪些权力是属于统计委员会/统计司的。[即使是统计能力建设的基本工作，人们可能预期统计司会为统计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散发提供更为全球性的支助。](#)

47. 经合组织利用一些委员会来处理教育系统国际指标，这种做法取得了甚佳的结果。同时，委员会之间的工作会相互重叠，并会促进许多活动，以致各国需要

作出很大努力才能参与并跟上发展。此外，参加各种调查，特别参加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调查，将使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的资源趋于紧张。

48. 电子数据库和网站是分享可予更广泛使用的信息的一套有用工具。国际住户调查网是一个有用的模式，可适用于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和行为者。库存搜索能力应能使它们按名称、内容和主要行为者查明各种调查。

49. 可以利用同样的或类似的机制来交换有关统计能力建设的方案和活动的信息，不论其中是否涉及国际机构和多个国家，或者牵涉一个捐助国和受援国的双边方案。

50. 关于全系统范围的想法和行动，如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将识字评价和监测方案与成人识字和生活技能调查合并以及将学习结果评价与国际学生评价方案合并的做法应予鼓励，识字评价和监测方案可能用于人口与健康调查模式的想法也应予鼓励。

51. 这些新的调查不仅反映出一些全系统范围的想法，而且反映出衡量识字的最新发展情况。最初和最简单的估计是利用已完成的教育级别来代替阅读能力的，然后查问某人能否读和写。新的识字调查所采集的是评价数据（不是自报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提供资料说明人口识字率分布情况（不是将其分成两类）。

F. 答复责任——何为“核心”？

52.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减少了重复，减轻了有关国家的答复责任。不过，数量、频率、和复杂程度仍然因为定义和进程问题而变得复杂。

53. 人们一直认为，关于学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教师人数、收入和支出的行政数据为一个教育系统运作的“核心”信息。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关于毕业生或全体人口了解什么或能够作些什么的调查结果数据，也是“核心”信息。每年提出的要求的数量和复杂程度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相当大的负担。

54. 在这负担之上，不负责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的经合组织其他组织或其他部门也向各国提出要求，这些要求重复了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工作。这种重复现象表明，各个系统不足以确保先完成旧要求，再提出新的要求，或者表明人们还不了解现存的数据，或是很难查阅这些数据。

55. 经合组织和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开展的成果普查分走了基本形成数据收集工作的资源。一些国家无法得到足够的资源，或是找到资源让人和系统都能够提交报告。有关例子包括，没有同国际标准进行妥当的接轨，缺少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要求的所有领域的信息。一些

国家的行政数据收集工作已经取消，落后好几年，或是听由变质但还能轻易地回答户口调查。

56. 有关国家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国际机构可以：

(a) 调整关于收集数据的要求，避免给各国的答复能力带来不胜负荷的压力，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不妨考虑年度调查是否必要；

(b) 认真考虑新的举措，并非仅仅考虑是否真正需要数据，而是考虑另一个组织或是在另一项调查中是否已经收集，或是将要收集相同数据或足够数据；

(c) 编制一份全面的清单，列入核心变量国家需求，作为主要的国际数据收集工作的一个环节。这份清单最好能说明每个变量的重要性，让各国能够按照本国资源专心收集数据；

(d) 定期审查主要的数据收集手段，系统规划收集的信息以及收集的方式。审查中应包括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人口保健调查、多指标类集调查、生活水平衡量研究和核心福利指标调查表等使用的手段。审查后应起草一份标准，供数据收集机构考虑。

57. 还没有关于核心变量的清单。如更加关注何为“核心”，各国就有时间补上提交时间已过的报告，改善报告系统，一如既往地提交年度报告。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执行说明了面临的挑战。一些国家要求国际机构提供大量支持，把这个分类纳入其方案；一些发达国家从来没有编制对应表，系统地说明一种分类中的概念和类别如何、在何处和在多大程度上在另一种分类或在相同分类较早版本中找到。

58. 审查手段和编写核心变量清单的工作，不必进行大量的面对面咨询，也不必时间很长。可以通过审查以电子方式获得的文件来完成。关于应重视变量的看法，同劳工组织采取的方向相似；劳工组织区分了不同的统计发展阶段（初级、二级、高级），对每个阶段的优先活动提出了建议，说明了近期统计能力建设材料中的“最佳”和“可接受”的来源。

G. 定义和分类

59. 根本的问题包括没有共同接受的关于大学的定义和分类，以及衡量进修教育方面的问题，经合组织、教科文组织和欧洲联盟统计局的举措中都反映了这些问题。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本身有其限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都很难借鉴国际教育标准分类，这也许反映了这项分类启用时是欧洲发达国家的分类。

60. 一个技术难题是，即便同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十分符合，有时，调查或行政来源都无法提供分类所需的详情。为国际教育系统指标技术小组信息网络编写的文

件中，或“教育一瞥”附录中都列出了其他挑战，这些文件都指出，一些国家很难让现实符合定义和分类。

61. 尽管这些关注表明，根本概念以及数据可能有问题，但是人们付出很大的精力编制或完善指标，以便作出具有重大政策含义的比较。

H. 进程

62.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文件，是国际教育界的参考点。不过，关于文件、收集、拟定指标及核查还有些问题。有时，较小分点的累积会对整个统计报告和答复责任产生重大影响。

63. 各个国家或是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工作都不时改变定义或程序，随之也就改变了数据和指标。虽然各种出版物都记录了变动情况，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也就遗失，用户也就无法找到变动的原因。

64. 变动会使得一个国家发现一些长久以来忽略的环节，给数据收集造成困难。变动还会带来较大的资源影响，尤其是在进行重大的历史订正的时候。提供的收集手段和要求的执行也可能带来问题。

65. 有可能对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工作提出抱怨，认为其不够透明，这是因为各国没有经合组织用来编制指标的十进制计数法。这使人认为，经合组织甚至可能估算缺失的数据，但又不公布估算规则。

66. 核查耗费时间，因为经合组织的日常编辑工作可能会有不为人所注意的内在变动，尤其是在出现人事变动，或是审查大量年度文件时间不足的时候。经合组织要求教育专家中心以外的来源提供数据，这使其很难提交数据，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要求。

67. 记录变动和编辑规则的制度要作为上文讨论的审查工作的一个环节。需要考虑在报告软件中列入编辑规则和较大的变动。这些变动将帮助各国培训工作人员。

I. 数据质量与能力建设

68. 国际统计依靠国家、省和地方机构提供各自教育制度统计的能力，依靠各自人口的学习成果。国际组织共同给予了重大投入，帮助统计制度不健全的国家发展可持续能力。

69. 最常见的统计能力建设工作是帮助各国发展有效的统计系统，包括建立妥当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建立适当的核心价值观，如保密和隐私；没有政治倾向的客观立场；评估政府或是其他用户轻重缓急的方法；协调统计系统内各个部门的机制。

70. 统计能力建设工作中常常强调编制统计，而忽略使用统计。这一点可能容易理解，但是让统计用户和提供者都参与其事，有利于收集统计组织的长远利益。这样可以加强用户和提供者之间的关系，提高数据质量和相关性，突出说明数据收集工作需要不断的支持，并有助于促成国家对数据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建立持续的统计供应所必需的。在这些工作中，有必要动员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等更惯于同规划人员合作的组织加入。

71. 依靠行政数据的组织可以携手合作，开发必要的技能，甚至跨越专题领域。专门从事调查工作的组织可以探讨如何合作。

72. 这种合作可能不多，因为可能会跨出组织界线的机构或者资源不足，或者没有授权。“21 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中制订的目标需要充分实施，得到足够的供资。

73. 就本审查而言，统计能力建设涉及帮助各国开发和保持管理本国教育系统所需的信息。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使人们能够提供重要的服务，例如向毕业生发放毕业证书，或向离任教师提供就业证明。

74. 在最简单的层次上，行政数据能够说明校内学生的情况，最好是按照性别、年纪和年龄分别说明。较复杂的系统中可能包括关于学生背景的信息，让个人能够以电子手段储存数据，以便了解学生的学历，并能理解有关趋向。

75. 一些积极从事统计能力建设工作的组织主要是同教育部打交道。从事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最集中的地方可能是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该研究所内单独设有一个部门，由一名高级专家领导，向所长汇报工作。从事统计能力建设的其他组织主要是同国家统计局打交道。

76. 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统计质量和能力建设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货币基金组织制订了标准，确保国际市场得到可靠的统计。是否遵守这些标准纯属自愿，但是货币基金组织监测遵守的情况，是进行现场评估、确保遵守标准的唯一国际组织。一些观察人员指出，货币基金组织是拥有“影响力”，能够促使人们遵守国际标准的唯一机构。

77. 世界银行直接或是通过其他机构资助各国的统计发展工作。鼓励各国制定国家统计战略，制定这项战略后，一个国家能够得到支持，以发展本国的统计系统。世界银行支持成立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并一直提供支持，尤其是发展咨询机制，拟定新的调查战略，加强全国教育统计方案等。1990 年代中，世界银行向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经合组织提供资金，帮助各国开发本国的统计系统，以便能够报告相互可比较的统计数字，于是启动了世界教育指标方案，自那时以来，方案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根据该方案，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经合组织同 19 个国家一起开展工作。

78.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运用一个评价模式，其中首先是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质量评估框架，尤其是运用其中的结构，来评估统计实践和层次及数据质量的先决条件。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培训各国工作人员使用数据质量评估框架，同他们一道开展筹备工作，对学校、地区和全国的系统进行公共审查。统计周期每个阶段都找出薄弱环节，由此形成统计能力建设所需的路线图。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使用的分散管理模式协助了这项工作：在分散模式中，亚洲-太平洋区域设有两个办事处，非洲有三个办事处，拉丁美洲有一个办事处。其他组织均在世界总部内开展工作，但临时在世界各地提供培训和其他支助。

79. 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质量评估框架可以作为突出协调一致的活动的�手段。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运用这一手段，有系统地提高人们的认识，筹备评估工作，其中包括备选方案和轻重缓急。这一手段似乎运作良好。如果其他机构也运用同样的模式，那么目前提供的咨询意见就自动会更加连贯一致。下一步骤将是国际机构合作与某一国的相同机构打交道。

80.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应率先记录关于教育统计的总的指导方针。在教育方面，非洲教育开发协会可能有相关的材料。“司法统计”有一个特别全面的模式。指导方针中将包括上文（见 F 节）何为“核心”段落讨论的、已经确定并列入优先考虑的变量，并将就每个方面的适当来源属行政性质还是调查性质提出建议。

81. 需要对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作一特别说明，因为开发发展中国家适用软件的一些努力已经放弃，目前的努力可能又有一些困难。这些努力对于单一机构而言可能无法承受，也可能没有纳入有关国家基础设施能力之中，或是可能重复了其他努力，或者可能因软件出现变动而不再适用。

82. 发达国家使用专门的私营公司开发保管的软件解决了这些问题。这种解决办法也可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即使要给在小型市场经营的私营公司以物质鼓励，费用也可能低于现行方法。如有关公司同了解发展中国家学校所面临问题的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就能够把一种新的系统纳入一个妥当、有力的系统之中，并可以广为应用。

83. 国际机构不妨请拥有教育管理信息系统软件专长的私营部门公司同新型软件开发商建立伙伴关系，开发发展中国家适用的软件。这样的私营公司可以来自新兴经济体。联营企业不妨负责日常维修、设备升级和培训。

J. 隐私和保密

84. 行政数据收集和调查会收集到许多文化认为具有隐私性质的大量个人信息，提供这些信息时人们都认为信息会得到保密处理。

85. 许多统计机构都制定保密政策和程序。不过，随着技术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容易收集、储存、联系和传播信息，保密问题便越来越紧迫。在一个管辖范围收集的数据用于另一个管辖范围，保密问题就更加复杂。

86. 各种因素使得保密问题在国际上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各国进行分析的能力大不相同，一些国家依靠国际机构从事国内分析工作。各种文化对隐私和保密的重视程度也不同，一些文化即便想保密，也可能没有能力保障最基本的保密程度。拥有资源、十分重视保密问题的国家可能也没有确保保密性的法律系统和程序系统的共同标准。

87. 国际援助机构和双边援助机构的做法也产生问题。微型数据可能由开展调查的国际机构或双边机构，或是由为收集数据对象的国家所掌握。国际机构或双边机构掌握数据，会减轻国家的负担，有助于涉及国际比较的研究工作和报告编写工作。由国家掌握数据就意味着，国际报告编写者依靠进行分析的国家的能力和意愿。报告完成后，只有在国家或机构开放数据文档，而且这些文档同其他国家的文档相互一致时，国际机构和研究人员才能查阅微型数据文档。

88. 如果国际援助机构或双边援助机构掌握微型数据，国际社区就需要解决各种问题：[国际权力机构是否应监督数据的管理，也许包括达成如何处理保密问题的协议。](#)

K. 传播：查阅和使用数据

89. 教育统计历来是很详细的表格和数据库，受众人员数有限。不过，硬件和软件的复杂程度和使用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列有统计表格的书籍正在改为网上的数据。加上人们对数据和指标的兴趣日增，目前统计机构便有机会让数据向更多的人开放，用不同的方法编排数据，让用户能够选择自己的研究趋势和比较方法。

90. 种种的国际、区域和国家机构已经，或者正在开发和设置自身的国际教育数据库，虽然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同一来源，包括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合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收集的数据中的核心数据。鉴于开发设置费用较高，最好是开展合作，分享稀少的资源，便利查阅。

91. 各个机构提供更好的信息，介绍数据来源，将很有帮助。即使精通的用户也很难查阅来源和理解各个机构所报告结果中有时出现的巨大差别。国际机构可以提供一幅“示意图”，标出数据从各个来源汇集到国际数据库的途径。对于联合国统计司或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这可能是一项非常适当的作用。

92. 为了能够有效使用，就需要系统地分析和传播数据。各项调查的重点不同。一些调查之后，编写了国家报告，报告中可能只有一个主题；另一些调查可能促成比较分析。[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利用所有调查得出的数据库。如果保密和隐私问题得到解决，电子查阅方法会使花费大量费用收集的数据得到更好的利用。](#)

L. 新的压力——国际化、贸易和商业化

93. 高等教育中的机动性正在增高，范围正在扩大，目前已经扩大到中等教育。促成这些变革的压力可能增加，如强调知识在社会上占有中心地位，劳工市场的国际化，以及人的教育水平可能更需要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将造成更大压力，这方面已经包括设在其他国家的远距离教育和卫星校园，以及在海外学习工作的学生和教师。

94. 加上商界对企业培训等教育服务越来越感兴趣、专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私营公司越来越多地成为提供者，因此可以预计，这些压力会进一步提高机动性。

95. 关于学生的机动情况有一些数据，但是关于教学方案和教学提供者几乎还没有数据。商业活动方面也出现特殊的数据鸿沟，一些观察人员认为，这一鸿沟正在大幅度扩大，而与此同时，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之间的界限则变得模糊不清。

96. 私营和商业教育数据的缺乏不仅限于国际活动方面。关于各国国内商业教育活动的数据也很少。

97. 在一些领域，理论框架可明确说明需要哪些数据，缺少哪些数据。

三. 结论和建议

98. 国际教育统计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本次审查只是一种初步尝试。审查说明了关于教育和学习的信息十分丰富，多种多样，但也说明缺少通用的理论基础，合作也很有限。这些根本问题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复，答复责任，目标不明确。我们认为，国际教育统计将从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中得到最大助益。

99. 本报告正文中提到了许多其他问题和建议，但以下建议最为优先，最为紧迫：

(a) 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教育统计理论框架。该框架将建立在国际机构和国家办事处的现有成果基础上，并符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的利益；

(b) 理论框架是拟定一套可以确定的核心指标的依据。将按照重要程度和适当的来源来确定核心指标。理论框架和核心指标清单将明确优先工作的方向，加强合作，促进能力建设；

(c)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任务组，负责在 12 个月内建立全面的国际教育统计理论框架。

附件一

教育统计的性质

1. 一些基本概念对于讨论教育统计是有益的。

学习和教育

2. 学习的概念比教育要广泛得多。“学习”强调个人所学内容，而不涉及其所学的地方，并关注在个人自身所发生的一切。“教育”强调的是其他人——家长、教师、雇主——为“教育”个人所做的一切。

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

3. 在强调青年人的教育时，收集数据侧重于一定的年龄组，一般来说，侧重于得到公认且组织良好的机构所开展的活动。侧重学校促使产生有关教育投入或接受教育“影响”的教育统计。如强调成年仍在持续进行的学习活动，那么最起码还要考虑到除了雇主和非营利组织之外更多一般不被认为具有“教育性质”的机构。终身教育以及教育机构外进行的学习促使人们更关注成果和所学的内容。

4. 也许是从 1970 年代开始，许多社会再次强调在过了离开学校的正常年龄之后继续终身教育的重要性。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加大，变化率加快，这就加速了社会有必要为成年人的终身学习作出规定。虽然“终身教育”与就业直接相关，人们对经济需要的认识最迫切，但是，对于成年人进行与其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助于丰富其生活、家人和社会的学习的重要性，仍有待于建立长期的认识。

背景、投入、过程、产出和成果

5. 教育数据和指标可以分类为“背景”、“投入”、“过程”、“产出”和“成果”。

6. 背景数据包括有关学生的家庭和学校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资料。投入数据包括学生和全体教职员人数以及在教育系统中的开支数额。过程数据或许观察学校经费的开支方式或课堂进行的活动。产出数据涉及直接的结果，如毕业生的人数。成果数据涉及较长期的结果以及教育系统致力的目标，如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

7. 从历史上来说，教育衡量的尺度强调的是投入，如学生人数、教职员人数和经费数额，衡量产出的一项主要标准就是毕业生人数。最近，公众对问责制的关切促使人们更加关注过程和产出的衡量标准，如识字并找到就业的毕业生人数。

数据和指标

8. “数据”和“指标”两术语有时可互用，尽管两术语所涉概念不同。

9. 指标是数据的使用。由于有些数据可以用来作为粗略的指标，因而在两术语间产生了混淆，如“小学入学率”或“高等教育的支出”。

10. 也可以将数据合并起来表示，如入学占学龄人口的百分比、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教师/学生的比例以及每位学生的经费。在这些情况中，“指标”的术语是恰当的。

行政和调查数据

11. 行政数据的收集是为了管理方案。从个人（人或公司）收集调查数据是为了回答通常与研究的问题有关的特别需要。

12. 行政和调查数据通常由不同机构负责。行政数据完全由负责管理方案（如学校和教育部门）办公室单独进行。调查数据一般由专门从个人或家庭收集数据的机构负责进行；这些机构一般是国家统计局。

13. **行政数据收集**——有关学生、毕业生、教师或教职员、硬体基础设施及财政的基本数据通常由行政来源提供。例如，学校保留每位学生、其所上的年级或所修的课程、年龄和性别的记录，有时还有有关其背景的记录。学校还记录学生是否毕业及何时毕业。同样，教育系统也能够报告接受和支出经费的数额、如何花费这些经费以及所雇佣的人员。

14. 学生、工作人员及财政数据本身对于教育规划极为重要，由于这些数据能够合并起来计算各项指标——如每位学生的经费和教师/学生的比例——这对于规划者和决策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5. 可以利用“全面清点”或抽样来收集行政数据。无论用哪一种方式，往往使用“调查”收集数据，如可能询问按年级和性别分类学生的人数。这些“综合”调查可能以书面或电子形式进行。调查也可能要求以“个人记录的形式”提供某些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该个人数据的机构就拥有强有力的数据库，可以利用学生的个人记录来回答复杂的研究和规划问题。无论是以书面或电子形式收集数据，也无论是以综合或个人形式收集数据，本报告将这一来源称为“行政数据”。

16. **调查**——如行政数据不足，研究人员就用针对个人的调查来进行。不管是在学校、工作或家里访问个人，这种调查往往都称为“家庭调查”。有时也称为“抽样调查”，尽管所有这样的调查都涉及抽样，但涉及整体人口除外，这种调查称为“普查”或“统计调查”。调查普遍都用来获取有关结果的信息。

教育使用的其他数据

17. 教育研究人员广泛利用其他数据，如人口、公共财政和健康调查。人口统计提供了社会各机构运行的背景。假定已知总人口（如学龄人口）和教育系统的入学总人数，就可以计算出接受服务的（学龄）人口的百分比。假定已知在各大行业和职业就业的人数，就可以开始预测对具有某些技能的毕业生的需求。假定掌握了有关家庭及人口的营养和健康的消息，就可以开始体会各人口所经历的困难，并针对问题拟订学校的方案。

附件二

主要角色和举措、其任务和方案

1. 本附件提供各机构的背景，这些机构所负的总职责对教育统计产生影响。附件然后列出在国际教育统计中具有长期和重要影响的机构以及在接受千年发展目标 and 全民教育之后人们对可靠数据的需求增大而提出的各项举措。早期就这些目标从事的工作查明了许多问题，促使 2004 年举行的国际圆桌会议通过了“促进统计的马拉喀什行动计划”，^a 并提出帮助各国加强统计方案的新想法。这些举措包括国际家庭调查网、二十一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以及世界银行鼓励拟订国家统计战略。人们的日益关注也有助于推动货币基金有关传播标准和质量框架的工作。还确定了进行教育成果调查的区域网络。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

2. 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在联合国统计司的支助下发挥关键作用。委员会发表“官方统计基本原则”，^b 以协助建立国家统计研究所；“统计技术合作良好做法宣言”，^c 指导为各国提供技术援助的各伙伴和捐助者；“国际统计活动指导原则”，^d 指导各国际机构的工作。统计委员会工作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处理分类问题。国际统计分类需要经统计委员会或另一个主管的政府间委员会核可。在教育方面，教科文组织是分类的主管机构，并于 1976 年核准了国际标准教育分类。自那时以来，都用国际标准教育分类来编写学生（入学人数和毕业生）、财务（收入和支出）以及人员（教师或教职员）的数据。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

3. 统计活动协商委员会是各国际机构间进行统计协调的机制。委员会通常一年举行两次会议，为各国际组织的统计负责人讨论共同关切的问题提供论坛。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向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报告，并讨论了各种题目，如国际质量保证共同框架的利用以及元数据交流的有关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

4. 建立货币基金是为了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和汇率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临时援助，以协助各国进行国际收支调整。随着货币基金业务的发展，有关数据质量的工作也被纳入其中，以便国际市场提供可靠的统计。

^a 提交给 2004 年 2 月 4 日和 5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发展成果管理圆桌会议。可在以下网站查阅：<http://unstats.un.org/unsd/>。

^b 在 1994 年 4 月 11 日至 15 日举行的特别会议上通过。可在以下网站查阅：<http://unstats.un.org>。

^c 在 1999 年 3 月举行的第三十届会议上核准。

^d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于 2005 年 9 月 15 日核准。可在以下网站查阅：<http://unstats.un.org>。

5. 货币基金制订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标准(数据传播特殊标准、数据传播通用系统和数据质量评估框架),规定统计局的基本行为规则,并为广泛制订宏观经济的财政和社会人口数据提供指导。有关社会人口数据——其中具体包括教育——货币基金与其他国际机构协作,拟订良好的做法。

6. 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世界上教育方面最大的外部供资者)合作,支助各国政府拟订战略。货币基金在其传统任务的各领域为各国政府提供咨询,包括推行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世界银行带头就涉及扶贫的各项社会政策提供咨询。

7. 查明减贫存在的障碍,并监测实现这一目标所取得的进展,这就需要数据和分享所产生的信息的机制。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世界银行为各国的统计发展提供资金。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8. 教科文组织设有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各研究所和中心,包括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9.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于 1999 年建立,以确定统计数据 and 指标目前和新出现的需要;加强国际比较统计的收集、传播和利用;建设各成员国的统计能力。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已成为跨国教育数据的监护者。

10.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工作核心是每年从各国收集有关学生和毕业生、财务以及工作人员的行政数据。这些调查为各项指标的计算提供数据库,并成为出版物的依据。几乎所有国际机构和双边机构都利用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11. 经合组织在双边的基础上与 80 个非成员国进行合作,虽然与其进行教育方面合作的国家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经合组织的方案包括国际教育系统指标和国际学生评价方案。经合组织的其他活动更注重统计的利用,而非获得。

12. 有统计能力并希望这样做的国家可以通过交纳年费和参加会议,“加入”国际教育系统指标。承诺颇大。目前,国际教育系统指标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国和 5 个非成员国。国际教育系统指标为此收集、整理和组织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和欧统局的出版物使用的数据。年刊《教育一瞥》发表了得出的定论,光盘和互联网上有数据库,是一个网上互动数据库。

13. 国际教育系统指标的许多工作由一技术小组和 3 个国家赞助的网络来开展。技术小组由经合发组织所有成员国、欧统局、教科文组织和劳工组织组成,主要处理有关财政、人力资源、机会、参与和毕业的行政数据。这些网络主要利用家庭调查数据。网络 A 处理教育或学习者取得的成果;网络 B 处理劳动力市场的结

果、从学校到就业的过渡以及成年人的学习；网络 C 处理学校的学习环境以及教学的过程和安排。国际学生评价方案是从国际教育系统指标网络 A 的工作中发展而来的，现在是作为独立活动运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4. 儿童基金会对儿童所负的职责自然促使其关注教育。儿童基金会是监测与儿童有关的各项千年发展目标的牵头机构，正是部分由于其所负的职责，促使儿童基金会着手进行一项有关儿童状况的重大调查——多指标类集调查。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

15.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是各研究中心组成的独立合作机构，其建立是为了对各项教育政策和做法进行比较研究。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致力于学校基本科目的研究循环以及其他成员尤感兴趣的其他研究，由 59 个国家的教育系统组成。除了 6 个国家之外，其他或是经合发组织的成员（31 个），或是经发组织确定的“非成员”（22 个）。

16. 国际教育协会由世界银行的捐款和各国每次参加调查缴纳的会费提供资金。

美国国际开发署和 ORC Macro

17. 许多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提供支助。本报告确定美援署是由于该署开展人口保健调查，调查中教育组成部分很大。这些调查是由 ORC Macro 根据合同进行的，该公司提供调查研究、政策分析、评价、培训及其他服务。

国际家庭调查网

18. 国际家庭调查网是为了促进协作而启动的，以便充分利用调查信息的价值。由于认识到要持续和保持家庭调查的质量相当复杂，成本也高，因而建立了这一网络。国际家庭调查网鼓励有效地收集和利用更多更好的数据。

19. 国际家庭调查网已建立了中心网上档案，由世界银行管理和维护，提供已完成和规划的各项重大调查的信息。

二十一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20. 二十一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是经合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联盟委员会、货币基金和联合国支助的由决策者、分析人员和统计人员组成的联合会。该联合会促进发展统计的编制人员和用户之间进行对话，并尤其是在穷国促进依据事实进行决策和监测。联合会旨在协助建立管理良好和有支助的统计系统。

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

21. 1994 年，在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建立了 LAEQAL（也称为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Laboratorio”，常常以西班牙文缩写 LLECE 出现），对教育成果进行区域比较评估。对 3 年级和 4 年级学生的语言和数学进行比较研究。

南非教育质量监测联合会

22. SACMEQ（也称为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教育质量监测联合会）是 1995 年建立的一个网络，主要是为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 15 个教育部的工作人员提供与监测和评价有关的联合培训。SACMEQ 收集了学生在阅读和数学方面的成绩数据，并在监测和评价系统方面提供技术支助。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开始与该区域的各教育部合作，在一国培训教育规划人员，以研究教育的质量，当时 SACMEQ 就开始运作了。这一工作扩大到 7 个部委，以评估阅读和识字，然后到更多的国家进行，还评估数学。

法语国家教育部长会议

23. 54 个法语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国家进行了教育系统分析方案调查。

附件三

教育数据的来源

1. 除了行政数据之外，国际机构得到调查所得的数据，这些调查是为教育以外的目的而设的，用来衡量教育的成果，并提供背景情况。这种调查数据在送回这一国家之前可能送到区域或国际机构进行分析。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发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 (UOE)

2. UOE 一年一度共同收集行政数据，以介绍学校的制度和各学校取得的进展。这一协作是 1995 年开始的，当时三项分开进行的数据收集工作合并起来，部分是为了将数据要求、定义和方法标准化。从理论上说，经发组织和欧洲联盟调查并处理各成员国提供的数据，而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则调查和处理属教科文组织成员的其他国家提供的数据。

3. 尽管三个组织在所涉主题和定义上各有不同，但是，数据要求的共同核心以及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编码使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可以为国际报告编纂标准表。经发组织收集的数据进入国际教育系统指标的数据库，并以印刷形式在《教育一瞥》出现。

有重要的教育内容组成的调查

4. 根据研究问题拟定的这些调查，利用教育作为解释性的变数，而不是作为关注的焦点。人口保健调查从生育调查开始；多指标类集调查是根据儿童保健拟定的；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是根据经济/贫困问题拟定的；拟定核心福利指标调查表是为了监测非洲的各项社会指标。

5. 这些调查得出的教育数据可以支持传统的行政来源。很独特的是，这些调查收集到的家庭数据与教育数据储存在一起，为政策和方案规划提供背景情况。还有，这些调查常常反复做，可以从中找出趋势。这些调查利用单元设计，以便根据具体国家的需要进行调整，并按具体国家的要求进行调查。自 1973 年以来就进行人口保健调查，主要在接受美援署支助的国家进行。儿童基金会于 1994 年开始进行多指标类集调查，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监测儿童的境况。美援署和儿童基金会就筹资、调查表的编写、时机和数据收集方面进行合作。人口保健调查和多指标类集调查分别调查了或正在调查 83 个国家和 54 个国家。

6. 生活水平衡量研究是世界银行启动的，自 1985 年以来，在 43 个国家进行了 60 多次调查。

7. 核心福利指标调查表是世界银行、开发署、儿童基金会和劳工组织拟订的，以监测非洲的各项社会指标。

成果调查

8. 通过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经合发组织、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加拿大统计局、教科文组织、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和各区域协会进行有关教育成果的调查。
9. 所有这些调查直接评估个人的技能和（或）知识，主要是阅读、写作或算术，并针对不同的对象人口和对象国。有些调查评估学校课程的掌握程度，而另一些调查则评估驾驭生活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这些评估开始收集有关学生的背景数据和环境背景数据，以研究与成绩有关的各因素。
10. 在 1959-1960 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进行了一项可行性研究，促使对数学、科学、阅读和作文进行研究。1971 年，六科目调查对这些方法进行完善。这两项研究促使国际教育协会随后开展了许多工作。
11.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开始推出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国际数学研究（第一次在 1964 年进行和第二次在 1982 年进行）以及第二次国际科学研究（第二次在 1982 年进行）。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现在是四年进行一次。
12. 1984 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进行了国际作文成绩研究，审查相关的差异，尤其是文化背景、课程和教学的做法。该研究包括即将结束小学教育、义务教育和中等专科学校教育的学生。
13. 1990 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进行了阅读识字研究，对定义和评估工具进行完善。这一工作导致国际阅读识字研究进展研究，从 2001 年开始，每五年进行一次。国际阅读识字研究进展与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和经发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方案相辅相成。
14. 1999 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进行了语言教育研究，虽然供资困难意味着只能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
15. 2000 年，经合组织拟订了国际学生评价方案，每三年对阅读、数学和科学进行一次评估。每一个周期都要更加详细地审查阅读识字、数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其中一方面。
16. 研究的范围超越了阅读、写作、数学和科学。1999 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进行了公民教育研究，促使 2006 年进行国际民间和公民教育研究。这些研究提供了有关 9 年级学生对民族特性、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凝聚力和多样性的知识的比较数据。1989 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着手有关教育信息技术/计算机研究，促使 2004 年进行第二次教育信息技术研究。
17. 1988 年，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始进行国际教育进展评估，对数学、科学和地理取得的成绩进行评估。
18. 由加拿大统计局、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和经发组织建立的伙伴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查，设法衡量成年人成功所必备的技能。

2003年进行的成年人识字和谋生技能调查是在1994年开始进行的国际成年人识字调查和1997年进行的第二次国际成年人识字调查的基础上拟订的。

19.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正在试行最新推出的成年人识字调查，作为识字评估和监测方案，目的是能够对使用国际成年人识字调查工具和使用成年人识字和谋生技能调查工具的各国进行比较。还对教育程度很低和资源较少的国家拟订“识字评估和监测方案简编”。希望以此作为人口保健调查的一个单元。

20. 同时，经发组织提出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估方案，在2008年和2010年期间落实。国际成年人能力评估方案将包括国际成年人识字调查以及成年人识字和谋生技能调查的内容，扩大国家的范围，并五年重复一次。虽然似乎就要涉及的政策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实际内容仍在讨论之中。

21. 1992年，作为全民教育会议的后续行动，教科文组织和儿童基金会着手进行监测学习成绩调查。在最近进行评估之后，讨论决定用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拟订的学习成果评估替代监测学习成绩调查。学习成果评估将针对15岁以下的人，而识字评估和监测方案是针对15岁及以上的人。按照设想，学习成果评估的结构将可以与识字评估和监测方案连接，以便对各年龄进行比较，也可以与国际学生评价方案连接，以便对使用该评估的国家进行比较。

22. 各区域协会也着手进行教育成果调查。2005年，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在1997年进行首次研究之后，开展了第二次国际语言和数学比较研究。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法语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国家就开展教育制度分析方案调查。

背景调查

23. 国际组织进行的一些调查提供有关背景。1980年，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着手进行课堂环境研究，试图从纵向查明与学生的数学、科学和历史成绩有关的教学行为。2001年，经发组织进行了国际高中程度学校调查，审查诸如学校管理和财务、教师征聘、招生以及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情况等问题。

24. 有人提出两项新研究。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开始拟订《师范教育与发展研究——数学》，审查教师培养政策、方案和做法如何促进数学和科学的教学。经发组织提出进行教师、教学和学习调查，旨在与国际学生评价方案联系起来。虽然看来有点重复，但是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指出，这些“项目相辅相成，但也很不同”。

大学“排名表”——特殊情况

25. 也有人试图将大学一级的机构或系如商科、法律和医学等进行排名。虽然有人驳回这些排名，理由是这些排名是私营部门进行或参与的，更普遍的理由是统计质量的问题，但是，这种排名的数量仍在增加，这对学生的国际流动很重要。

26. 这一工作中可能也存在一些模式。用相对有限的资源并利用网站进行排名，这样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权衡自己进行排名，这可能加速对这些数据的需求。

附件四

简称表

ALL	成年人识字和谋生技能调查
ALO	学习成果评估
CCSA	统计活动协调委员会
CONFEMEN	法语国家教育部长会议
CWIQ	核心福利指标调查表
DHS	人口保健调查
DQAF	数据质量评估框架
EAG	教育一瞥
EFA	全民教育
EMIS	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ETS	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urostat	欧洲联盟统计局（欧统局）
GATS	服务贸易总协定
GDDS	数据公布通用系统
IEA	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
IHSN	国际家庭调查网
IIEP	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
ILO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
INES	国际教育系统指标
ISC	国际统计分类
ISCED	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LAEQAL	拉丁美洲教育质量评估实验室
LAMP	识字评估和监测方案
LSMS	生活平衡量研究

MICS	多指标类集调查
NGO	非政府组织
NSO	国际统计局、机构、研究所或中心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PARIS21	二十一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
PASEC	法语国家教育部长会议教育系统分析方案
PISA	国际学生评估方案
SACMEQ	南非教育质量监测联合会
SDDS	特殊数据传播标准
UIS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UNESCO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UOE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经发组织和欧统局联合经管的数据收集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美援署）
WEI	世界教育指标方案
WTO	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
